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九回 得案首快婿高標 說苦情良朋設法

話說李大椿三人出場之後，等了兩天，盼望發榜。這日在客寓午飯，忽然門外有人叫道：「這裡可是華相公、李相公的寓所麼？」湯德元一聽，趕急的跑了出來問道：「那位在此？」方過腰門，只見門斗已匆匆走進來，向著湯德元拱手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從來沒有這般的巧事。前三名皆被你寓中占了。」湯德元一聽甚為歡喜。因問道：「究竟案首是誰？」門斗道：「李相公第一，華兆璧第二，華兆琨第三。這可不是奇事麼！你先生可以招呼他們，明日預備復試，我還有別事，不能久坐，再會罷。」說著告辭就走。李大椿等三人得了此信，好不得意。湯德元一面令人與華童報信，一面又安排他三人宿場等事，夜間進場。煩言少敘。

次日夕陽未落，三人又早出場。等了兩天，榜發出來。乃是兆璧第一，李大椿第二，還是兆琨第三。一連考了四場，終場帖了長案，榜首印為兆璧所得。次日，便去謁見縣主。

且說縣主姓夏名國華，也是兩榜出身。用了個即用知縣，選了這大同縣缺。頭場看了兆璧那份試卷，心下分躊躇道：「如此文字，定是發品。但有一層可疑，為何這兩篇文章不出一人之手，恐其中必然有人槍代。」欲要不取，又怕委屈人才。若是取列中流，又覺不妥。故躊躇再三。將他取在第二名。李大椿取了榜首。後來幾場實是兆璧自家的文字，皆比大椿稍勝一籌。所以終場發榜，仍是兆璧取了榜首。此時進見，夏國華見了兆璧一表人才，實在可愛，又兼文字絕佳，便先與他談了一會。接住又望大椿、兆琨兩人，也氣格不凡，將來皆不落人之後。一一問過，復向兆璧問道：「你今年實歲幾何？家中尚有何人？」兆璧起身來答道：「還有雙親在堂。」國華又問道：「你必是與你父親同來的。」兆璧道：「父親病後未能遠行，是回家岳來的。」

夏國華聽見這話很覺詫異，問道：「你岳家是誰？」兆璧告知了名姓。夏知縣道：「原來是他。你此回去可與他說知，請他明日來此，本縣有話與他相商。」

兆璧答應，告辭出來。將這話說與湯德元，也不知何意。

過了一日。夏國華早令人來請湯德元。湯德元只得同了來人前去。到了縣中，夏國華迎接進去，彼此分賓主坐了，當下問道：「此次榜首華兆璧聞說是老先生的令婿，但不知他那兄弟可曾聘親麼？」

湯德元見他問得奇怪，乃道：「生員盡知兆琨尚未問名。」夏國華聽說，滿臉含笑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下官有一事奉商。只因華兆璧兄弟將來總要發，兆璧既為你先生的快婿，這兆琨尚未問名，或者天假有緣，亦未可知。只因下官有兩個女兒，年已及笄，尚未擇婿。本欲兆璧為婿，無如已為老先生預選。只得不得已而思其次，擬欲與兆琨為婚，就請你先生作伐。但語多冒昧，尚望見容。」

湯德元見說，乃道：「老父臺的吩咐，晚生無不竭力說項。但成與不成，此時可不能預定。只因那華案兄分高介，秉性與人不同。如要遂願，當即前來回復便了。」

夏國華又道了「費心。」湯德元方告辭出來。一路上得意非常，心中暗道：「見得我眼力不差，不然這個女婿是為人家搶去了，豈不可惜！」不一會已到客寓。先將這話與兆璧說知，然後收拾行李回去，因到府考還有數日，故此先回去一走。

那知李大椿的母親因家計太窘。又逢兒子應考，不無要錢應用，不免趕作些針黹，從此受虧。不到數日就得了虧症。等到李大椿回來，病已成真，不能起牀。可憐這寡母孤兒全無依靠。李大椿真正急煞，別無設法，惟有母子兩人痛哭。

這日，兆璧午後來到他家，預備約他一起前去府考，只見他母子二人正在那裡痛哭。問起情由，方才知。兆璧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功名是不易得的。既然如此，府考又不能不去。」

李大椿道：「功名兩字我也不想了，但求我母親病好。雖終身貧賤，皆心所願的。可憐我母親苦苦多年，滿想我得些功名，使他老人家可以晚年歡娛，則我也可稍盡為人子之道。誰知天不從人願，得了這個病症，使我如何是好？」說著，又痛哭起來。

兆璧見了也帶傷心，忙道：「你家別無一人助你照料，日夜皆須人招呼。你自己怎麼經得起？我且回去商議，你莫作急。少時就來。」說了，辭出回到家中，將李大椿母親的話告知王氏太太。說他無人無錢，現在母子兩人在家對哭，病勢又重，如何是好？

王氏太太聽說忙道：「將人心比自心。我與你父親前番有病，若不是湯伯伯家那般照應，也是與他家一般。且李相公這人隨後總要發達的，你兩人前日場中又承他照應，你可將你父親請來，讓我同他說。我想將他母子二人接到我家中來，你兩個姐姐在家也沒事，可同伏伺。他母親若能一兩日後病執稍好，就令大椿同你們一起進城府考。」

兆璧答應。到了書房，來請華童。華童到了裡面，王氏太太就將方才的話與他說知。華童道：「既然如此。只兆璧一人去，怕大椿的母親還不肯來，你最好同兆璧一起去請他來，橫豎沒多遠的路，成全人家功名，照應人家孤苦，這事何樂不為！」王氏太太見華童答應，就叫春秋兩個姑娘將自己住的房間讓出來，與李太太住，自己搬到他母親房中同住。忙的吃了飯，與兆璧兩人慢慢的來至李家，到了門口，兆璧先進去說知此意。

李大椿聽了，忙的出來迎接。將王氏太太請進內房坐下，說道：「勞動伯母親臨，如何報答！現在家母方才睡熟，請你老人家稍坐片刻。」王氏太太答道：「我坐一刻就是了。莫要驚動了你母親。」大椿趕忙的獻上茶來。

忽聽房中微微的哼了一聲，大椿忙的進去，見他母親已經醒來，要茶喝。大椿就出來倒了一杯茶進去。他的母親便問道：「什麼人在外面談心？」

大椿見他問起，即將兆璧的意思並王氏太太自己來請的話告知他母親。李太太說道：「既有人來，你為何不喊我，豈不慢客！現在還不扶我起來？」

兆璧在外聽見，趕著走入來房中，請教了一聲伯母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不必起來，家母已進來了。」大椿抬頭一看，果見王氏太太已經進房內。李太太連忙招呼，隨著大椿的口氣喊道：「伯母請坐！只因病體在牀，有失遠迎，望祈恕罪！」華太太一面謙遜「豈敢」，一面去看李太太，雖然出自小家，頗有端詳的氣度，不愧是個守節撫孤的寡婦。隨問道：「姐姐這病，聞小兒談及是積勞所致，非靜靜將息不可。尊府無多人，令郎又欲出門應考，豈非無人照應！欲想冒昧，請姐姐到寒舍調養。此時兩個小女很可伏伺，好讓令郎安心前去赴考。」

李太太聽了這話，分感激，乃道：「小兒多承尊府並令親盛情，已是圖報不盡，此時再去打攪，於心實有不安。此事斷難從命。」

華太太道：「姐姐不必推辭。你我皆是寒士人家，豈不知道苦況！現在請你前去，不過較有照應。你怕打攪，隨後令郎發達，那時再說便了。此時姐姐不去，令郎也就不能前去城中府考，而且他一日夜伏伺，若將他勞苦了，那裡如何是好！還是請姐姐到舍下的好。」

李太太見他這一片誠心成全兒子的功名，真正感激不盡。只得說道：「此事只好遵令。今日已遲，明日再來造府罷。」華太太怕他多話作煩，坐了一刻，也就告辭回來。適值湯德元在他家內，說及夏國華愛兆琨為婿，特來說知此事，好停兩日進城府考時回復他信。

華童只是不允，說道：「我是寒士人家，與你家做親還不出範圍之外，若與仕官人家做親，那種閩閩驕傲氣習，令人生厭，隨後家庭必不會好的。而且在他手內考，外人議論，這孩子的名次是由請托得來。這實不能從命！你可代我回答，須等小孩子有了進益，方可議及此事。請他另擇高婿。」

湯德元見他說了這許多話，知他是個骨董皮氣，不便再望下說。卻好華太太進來，湯德元連忙站起身來，彼此招呼已畢。便談

起李大椿的事情。湯德元也說：「甚是。我本有此心，因兩個小孩子吵鬧非常，將病人請家去，反不能靜養，只得你家接來，倒好極了。」過了一夜，次早兆璧先到大椿家內，同他一起收拾得零星物件搬至華家，其餘東西仍丟在原處屋中，然後僱了一乘小轎，慢慢的同兆璧將他母親攙扶上轎，一直到華家而來。不知病勢何如？且看下回分解。